

探访卡瓦格博

——朝圣观光纪行(一)

★祁继先

好的糌粑和瓷碗供奉给了亡者；一位男子把一整袋糌粑撒在了烧香台上；有几个男女老少双手合十置于胸前，口里念念有词，长久地跪在犹如海洋般的经幡前祈祷……看到此情此景，我被震撼了，我被激动了，我被觉悟了。更嘎我俩先是按程序挂经幡，烧松柏枝敬香，绕三圈嘛呢堆。然后他把今年去世的他岳父生前最喜欢戴的帽子挂在树上，献上了阿喜哈达。我俩拿出多条洁白的哈达，为逝去的亲人们献在圣地上；由于我俩带来的碗被阿吾扎西收拾东西时遗忘在了路上，为亡者供奉的糌粑只好直接撒在了祭台上，有点遗憾；到木板房里点酥油灯，最后双手合十，面朝卡瓦格博做祈祷，祈祷亡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生者祝福健康平安。

朝圣者一茬接一茬，走一批又来一批，有时很拥挤。我与从四川德格来的扎西森格活佛聊了聊关于佛教的“因果关系”和“往生”的话题。时间不允许久留，我们跟着人群下山，下山的路很陡，前面的人像滑雪橇一样，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我可惨了，越走腿越疼，脚趾在鞋里被挤压得疼痛难忍，双脚发软发抖。想换鞋，不可能，扎西没有赶来，东西都在后面，只能强打起精神往下走。沟里水声“哗啦啦”，可就是看不见踪影。更嘎从背包里拿出葡萄糖水和牛肉干给我补充能量。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下坡，终于来到了山谷里海拔2460米的曲那塘。

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任何成功都在于“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里吃午饭的人特别多，好在藏族人有糌粑和干牛肉，客栈只要供应一壶茶水，就解决问题了，现在还有方便面更方便了。我俩在棚子里找到座位，买来方便面，外加内蒙牛肉干，再泡一杯内蒙奶茶粉，午餐就这样解决了。“人是铁，饭是钢”，此话一点也不假，饭后恢复了体力，脚虽然很疼，还是要去看看曲那塘的圣迹。

曲那塘，意为黑水坝。坝子不大，河水却很大，在山上听到的水声源自这里。此河源于卡瓦格博主峰西侧，由北向南，贯穿雪山，一路汇集诸多雪山之水，汹涌澎湃，咆哮着奔向怒江。河上那座木桥很高，桥两边被经幡包围，上书“此桥乃解脱之道”、“过桥不可毁木桥”，引人注目。我请店老板介绍一下曲那塘，他说：“这个三角形的坝子是天然的三角形法源宫，其中有猛利神铁杵三件；河水声是念诵胜乐金刚心咒和佛经的诵经声；源头一带有无量寿佛足印、米拉日巴遗址、甘露天灵骨、鸡面护法天然佛塔等，里面还有一座小庙叫‘瑞贝庙’（神龟殿）。”他还说：“过去，外转卡瓦格博的行人最怕的是过曲那塘，因为这里没有桥，凶猛的河水横在行人面前，让人望而生畏。现在可好了，架起了高大的木桥，发再大的水也不用怕了。”

往里头是走不动了，住下来时间还早，我们决定赶到下一站“森古扎措”等阿吾扎西赶来。

走过曲那塘大桥，沿大河向南折去，道路平缓，好走多了。我看到刚才在“卢阿森”圣地做糌粑的那个中年男子在前面走，便加快脚步赶上去，与他搭腔，他们一家是从芒康来的，他叫扎巴。我在摄影背心摸录音笔，可是怎么也找不着，正因为怕丢，今天早上明明是从下面的兜里放在了胸前的兜里呀！里里外外翻个遍，还是没有找到。我想起来了，刚才在曲那塘吃午饭时，因为身上出汗，脱过摄影背心，肯定是滑落在那

纳西先贤咏阿墩

●杨培说

称绝，感叹万端。即便改写为自由诗，也能琅琅上口，哲思动人：
从阿墩西渡澜沧江，
已接蜀地；
那里经商的人无数，牛羊满山满谷。
可是啊，
这里的草木生长百年，
还带着与野兽同栖的气味；
千里山河，
仍有半数处于洪荒状态。
秋晴天刚的边塞，
凶猛的雕鹫在空中盘旋，
窥伺地面食物；
夜静更深的村庄，
村民不能入睡，
时刻警惕着狼狼骚扰。
倘若有为民父母的文翁在世，
像治理蜀郡一样开发民智，
墩关将告别原始香味，
让农耕化作芳香！
此诗是寄给当时在维西任职的同年（科举同榜）范来仪的，时因阿墩归维西厅管辖，作为友人，有劝勉之意，故又名《初至墩关寄范阴府同年三首》。结尾寓意深刻，用汉文文翁治蜀的典故，殷切希望有识之士治理此邦，让蛮荒走向文明。

注释：

①贾(gù)客：指商人。
②雕鹫(diāo o)：皆为类鸟，性凶猛。
③文翁：汉景帝末，为蜀郡守，注重教化，文风比于齐鲁。
④腥臊(xī ng shān)：腥臊气。
⑤芸香：草名，香气强烈。
阿墩当年的贫瘠、闭塞、荒凉，令人触目惊心，非亲历难有此妙句。新旧社会两重天。阿墩如今的巨变，如此难绘，“腥膻芸香”绝非文翁一人能做到的。抚今追昔，感触万端，得七绝一首：
白马梅里巧为屏，
天阙两最负盛名。

绕之地。森林中空气十分潮湿，林木繁茂，路边那些高大的树木，足以当作宿营地。见到此情此景，不免回忆起上初中时跋山涉水5天到县城求学路上，时常露营在大云杉树下的情形。从这里行走约40分钟后一条溪水从西山 upstream 下来，汇入山下的河中，据说这也是一条圣河。往下行约半小时就到了一个有很好听的名字的地方，道路中央缓缓地流着一条清澈见底可爱的小溪流，这条道叫做“瞻曲廊”，意为蜂蜜之路。据说，小溪是黄丹药泉，这里的花草竹木都是空行母的圣木，栖息的飞禽走兽，茂密的森林和苍天古树都是宝盖、胜利幢、经幡等挂饰物。这一带森林中生长着一丛丛、一片片的箭竹，大多数朝圣者在此竹林里砍伐一根或数根带上路，一来在路途上可以作为拐杖使用，二来将它带回家中，不仅有很大的加持力，还可以作为外转卡瓦格博的纪念物。康区藏族人家粗大的中柱上都会绑着这里的竹子，避邪免灾。为了环保我们没有这样做。

山路仍然与大河并行，时远时近，穿梭在森林中。走了近30分钟到达叫“多赤松杂”的地方，这里是个体息地，有三棵巨大的松树，沿途没有客栈的过去，这里肯定是个避雨过宿的好去处。开阔地已经有很多人坐在那里休息，也有有的在三角石上架起锅生火烧茶、烤肉、烤饼子，不知是早餐还是午餐？从此处过一节路后河水突然向下面的沟里流去，山路依然在山谷中延伸，只闻水声不见水流。又走过一片栎树林，古老的栎树虬盘古怪，却显得苍劲神秘，古木皮上布满青苔。小路紧贴着山梁，下面是陡峭的深渊。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了一个小山头，叫“朵崩嘎萨”，朝圣者在这里搭建了许多小石头房子。从这里开始就要爬“卢阿森拉”了，我发现路边有一些小土洞，正在琢磨这些究竟是做什么的？一位从我身后来的大爷的动作告诉了我一切。大爷用竹竿从洞里掏了一些土，装在塑料袋里带走了。噢，原来是取圣土带回家的，那些小土洞是这样久而久之形成的。向上爬行半个多小时后便抵达“卢阿森拉”山顶，海拔2900米，“卢阿森”意为“南之光辉”，也有人称此地为“恰纳古”，意为鸦嘴顶。此处为卡瓦格博圣地的南界点，是一个著名的圣地。这里视野开阔，向北眺望，可看到深沟上方的卡瓦格博山脉。平台上有插着风马旗的玛尼堆和烧香台，还有一排点酥油灯的简易木板房，朝圣者都在这里进供酥油灯。顺着乌鸦嘴型山的前端四下里堆放着许许多多盛满糌粑的碗具，有木的、铝的、陶瓷的，也有塑料的，这是供奉亡灵的。左边的栎树和周围的树上都挂满了衣物、饰品，转山者将亡人的衣物带到这里供养，表示用衣物代表亡灵，让他(她)在圣地中得到安息；也有转山者把家里人的用品和衣物带来，留在此地为他们祈福免灾；还有转山者将自己身上的衣物脱下来供养在这里，这可以说是对神灵最好最大限度的供养了。卢阿森山顶布满了经幡，有五色彩纷的招幡经幡，也有白色的安魂经幡。白色的经幡是为亡者而挂，除了此此外转经路上就很少见到白色经幡，这里就是转山人与亡灵最后的分手地。

朝圣者们在此忙得不亦乐乎：有的挂经幡，有的烧香，有的点酥油灯，有的供糌粑，有的献哈达，有的做祈祷。我看到一位妇女双手捧着两个装满糌粑的精致瓷碗供奉在形形色色的碗堆上，那一对瓷碗非常高级，我可以肯定，她把家里最绕之地。森林中空气十分潮湿，林木繁茂，路边那些高大的树木，足以当作宿营地。见到此情此景，不免回忆起上初中时跋山涉水5天到县城求学路上，时常露营在大云杉树下的情形。从这里行走约40分钟后一条溪水从西山 upstream 下来，汇入山下的河中，据说这也是一条圣河。往下行约半小时就到了一个有很好听的名字的地方，道路中央缓缓地流着一条清澈见底可爱的小溪流，这条道叫做“瞻曲廊”，意为蜂蜜之路。据说，小溪是黄丹药泉，这里的花草竹木都是空行母的圣木，栖息的飞禽走兽，茂密的森林和苍天古树都是宝盖、胜利幢、经幡等挂饰物。这一带森林中生长着一丛丛、一片片的箭竹，大多数朝圣者在此竹林里砍伐一根或数根带上路，一来在路途上可以作为拐杖使用，二来将它带回家中，不仅有很大的加持力，还可以作为外转卡瓦格博的纪念物。康区藏族人家粗大的中柱上都会绑着这里的竹子，避邪免灾。为了环保我们没有这样做。

绕之地。森林中空气十分潮湿，林木繁茂，路边那些高大的树木，足以当作宿营地。见到此情此景，不免回忆起上初中时跋山涉水5天到县城求学路上，时常露营在大云杉树下的情形。从这里行走约40分钟后一条溪水从西山 upstream 下来，汇入山下的河中，据说这也是一条圣河。往下行约半小时就到了一个有很好听的名字的地方，道路中央缓缓地流着一条清澈见底可爱的小溪流，这条道叫做“瞻曲廊”，意为蜂蜜之路。据说，小溪是黄丹药泉，这里的花草竹木都是空行母的圣木，栖息的飞禽走兽，茂密的森林和苍天古树都是宝盖、胜利幢、经幡等挂饰物。这一带森林中生长着一丛丛、一片片的箭竹，大多数朝圣者在此竹林里砍伐一根或数根带上路，一来在路途上可以作为拐杖使用，二来将它带回家中，不仅有很大的加持力，还可以作为外转卡瓦格博的纪念物。康区藏族人家粗大的中柱上都会绑着这里的竹子，避邪免灾。为了环保我们没有这样做。

绕之地。森林中空气十分潮湿，林木繁茂，路边那些高大的树木，足以当作宿营地。见到此情此景，不免回忆起上初中时跋山涉水5天到县城求学路上，时常露营在大云杉树下的情形。从这里行走约40分钟后一条溪水从西山 upstream 下来，汇入山下的河中，据说这也是一条圣河。往下行约半小时就到了一个有很好听的名字的地方，道路中央缓缓地流着一条清澈见底可爱的小溪流，这条道叫做“瞻曲廊”，意为蜂蜜之路。据说，小溪是黄丹药泉，这里的花草竹木都是空行母的圣木，栖息的飞禽走兽，茂密的森林和苍天古树都是宝盖、胜利幢、经幡等挂饰物。这一带森林中生长着一丛丛、一片片的箭竹，大多数朝圣者在此竹林里砍伐一根或数根带上路，一来在路途上可以作为拐杖使用，二来将它带回家中，不仅有很大的加持力，还可以作为外转卡瓦格博的纪念物。康区藏族人家粗大的中柱上都会绑着这里的竹子，避邪免灾。为了环保我们没有这样做。

2015年10月29日(星期四)晴

(上接12月10日四版)一阵急促的敲击门板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小卖部里的其他人没有什么反应。我用藏话问：“谁呀？”门外传来“根啦，请开门，我拿手机”的嘟啾声。原来，好几个转山人昨晚在小卖部里给手机充电了。我看了看手表，才4点钟，离天亮还早着哪。我打开门让那几个人上了手机，顺便问道：“你们这么早就上路了？”有个中年人回答说：“是的，早上走路不累。我们不算早，有人2点钟就出发了。”我心里想，难怪昨天4点以后路上就很少有行人，原来他们是早走早歇啊。

刚才下地时双脚有些疼痛，坐在床上用手机筒照了照，发现双脚的大拇指和无名指的指甲都发黑了，腿部肌肉发酸，拿出云南白药喷剂喷了一遍，躺在床上回忆昨天的行程，有收获，也有遗憾。最大的决策失误是：不按转山习俗住在永是通或曼遮塘，错过了转山的人们从多克拉山脚沿着弯弯曲曲的转山路直达天际的壮观场面，想到12年前的水羊年何金武老师在多克拉拍摄的那张照片，令我后悔不已……

似睡非睡迷糊了一阵子，醒来时正好6点半，按自己的习惯做法，从头部到脚按摩一遍。天蒙蒙亮时，我把更嘎和阿吾扎西叫醒，叫他们一个照看骡子，一个烧茶。我自己背着相机往山上走，去拍昨夜没拍到的咱俗塘一带的圣迹。咱俗塘意为“三根本道场”(上师、本尊、空行道场)，昨天夜里没有看清楚，原来，这里是一片开阔地，搭了好多木屋和帐篷，袅袅炊烟从木屋升起。上面的台地上竖着很多经幡，已经有人在那里转圈朝拜，这里也有圣迹，两个石头上深深地印着噶玛巴活佛的脚印，地名叫做“朵崩古东”。从前，这里有一座无顶嘛呢堆，因此得名。传说，原先西藏擦瓦龙与云南德钦的地界在“朵崩古东”。有一次，一位高僧从西藏到德钦，高僧到了这里，迟迟不见从德钦来的迎宾队伍，很不高兴，一气之下把地界划在了多克拉卡（多克拉垭口）。我们昨天翻越多克拉就已经进入西藏察隅县擦瓦龙乡境内了。

我下来时，阿吾扎西急忙忙地跑过来说：“根啦，骡子不见了。”更嘎抱怨说：“昨晚让你把它拴好，你说你的骡子听话不会跑的，怎么样？”扎西只是嘿嘿一笑。我们察看路上的马蹄印，断定它往回跑了。于是，让扎西去追赶骡子，我们烧茶等着。太阳升起时，从多克拉山那边过来的第一批转山人到了咱俗塘，经询问，他们说，有一匹骡子翻山过去了。问他们是什么时间，他们说是天蒙蒙亮的时候，现在肯定到了山脚下。这样看来，更嘎我俩不能等扎西回来再走，把东西寄在客栈老板的店里，让他后面赶来，我们吃过早茶就出发了。

朝阳照在咱俗塘西边的大山岭上，呈现日月同辉，传说西山是四业坛城(四业是佛教密法中的四种事业)，朝拜这座四业坛城就能成就四业的因緣。

顺着河流往下走，进入匠密的原始森林里，这里河水变得很大，飞流湍急，咆哮汹涌。半小时后，见桥西有一个牧民点，这里叫“曲宗农”。我们没有过河去西岸，沿河径直走下去，拐过一个山脚，来到“噶玛珠曲”旁，很多朝圣者争先恐后在朝拜圣水。走上一个半小时以后就到了曲尼嘎，擦瓦龙人称之为“珠瓦究堆”，意为白桦缠

德钦，古称阿得酋、阿墩子，历史源远流长。清雍正五年(1727年)从四川巴塘划归云南，治隶于维西厅。民国年间先设阿墩行政委员，后改德钦设治局。1950年和平解放设县治，隶属丽江专区，1957年至今属迪庆藏族自治州。

德钦境内，雪山突傲，江河蜿蜒，林海茫茫，峡谷深切，形成“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物产资源丰富。由于民族众多，交错杂居，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更以诱人的魅力，吸引中外无数探险家、科考工作者和文化人士纷至沓来，他们认真观察研究人类发展进程中保留下来的这方净土的许多事像，用精美的文字和图像，把深藏在横断山中的秘境推介到外部世界。其中不乏诗人用饱含激情的文笔，记录下在这奇异地域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虽经百年时光磨砺，至今仍散发出迷人的光彩，令人遐思翩翩，久难忘怀。但因历史局限，难免瑕瑜互见。以下撷取前清至民国年间丽江纳西族先贤牛焘、李玉湛、杨超群等人吟咏德钦律诗，绝句10首，谨供赏析。

牛焘《抵阿墩关三首》

牛焘(约1790—1858年)，字涵万，道光乙酉科(1825年)优贡。历任镇远、安宁、邓川、罗平等县学官。青年时曾有“三江”之游，远至阿墩子。有感于牛，即付吟咏。诗才潇洒，写景如画。有《寄秋轩吟草》三卷传世。其中《抵阿墩关三首》，能见一百多年前德钦山川气候、风俗人情，诗中流露关心边民疾苦、思谋发展的情感更是难能可贵的。抄录予后共赏：

其一
山围碧玉似环城，天作穹庐四壁撑。
晓日拨云添远岫，幽溪入夜带秋声。
寒封白雾霜前雪，瘴落沧江雨后晴。
此地宾鸿飞不到，吟蛩唧唧寄孤鸣。

首联二句描写阿墩地形地貌形象逼真：四境有碧玉般的高山环绕，形成天然城关；天宇像一顶大帐篷盖在上面，周围青山如壁支撑。颔联二句写朝夕所见：拂晓日出，云雾散去，远处又添新的山岭；寂静的夜晚，幽谷溪水带着“秋声”流淌，让人感到分外凄凉。颈联接着写当地气候：“寒封白雾霜前雪”有作者自注：“白马山”(指位于县

女，脸型很像我的母亲，我自觉不自觉地盯着她看，她很难为情。她是左贡人，名叫次仁拉措，她一家有五口来转山，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她说起话来很温柔，我们一起聊家常，很投缘。塑料木屋真是成了有缘人团聚之所。

天渐渐地暗下来，卓玛措请我跟他们一起吃晚饭，说是白米饭和家乡的牛羊肉，我向她表示谢绝。更嘎已经请客栈老板给我们准备晚餐了。我躺在铺上闭目养神，突然听见更嘎说：“舅舅，扎西到了。”我睁眼一看，扎西已经站在我的床边，天已经黑了。扎西说：“这畜生已经跑到永是通下面了，幸亏那里的牧人认识我家的骡子，才把它抓住了，不然它要跑回家去了。”他低着头，表现出内疚的样子。我说：“你辛苦了，一天赶了两天的路了。”更嘎说：“你饿了吧？我们可以吃晚饭了。”“我的脚疼得很厉害，先要烫烫脚。”更嘎打来一盆温水让扎西烫脚，扎西的脚底全是泡。他赶了那么远的路，真是不容易啊！更嘎让小老板把米饭和炒菜端上来，小老板一再地说：“菜炒得不好。”的确，年轻小伙子的炒菜技术实在不敢恭维。

晚上9点多大家上床休息了，一天的劳累使人们很快进入梦乡，有的打起米轻轻的鼾。农历十八明月的月亮高悬在空中，透过塑料薄膜照在我的脸上，我思绪万千，怎么也睡不着，卢阿森圣地上的情形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眼前浮现出我已故的亲人们：奶奶、爷爷、妈妈、姨妈、姐姐、爸爸、姐夫、岳母和妹夫。除对奶奶的记忆很模糊以外，其他已故亲人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我很怀念他们，特别是对我恩重如山的妈妈、爸爸、岳母、姨妈，人生真的有来世吗？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过得怎么样？我们进供食品、做祈祷对您们真的有用吗？想着想着，泪水浸透了衬衫，月光也好像变得暗淡，和我一起流泪……

不知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睡着了，意识里空中的银盘不是月亮，那分明是母亲的脸，见到母亲，我高兴极了，急急忙忙迎上去。眼前又出现了雪山，好像是卡瓦格博，又好像是东旺雪山，我和妈妈在雪山下团聚了。(未完待续)



缘何向天铺长路，
边地血脉连北京。
注释：
①白马雪山，生物种类繁多，自然资源丰富，1985年5月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梅里雪山，近年荣获国家级旅游景区等多项桂冠，既是供游客瞻仰的“神山”，又是富一方百姓的“金山”。

②德钦“两巖”：一是位于云南省最西北端，二是阿墩古镇为全省海拔最高的县城(3400米)。
李玉湛《墩汛竹枝词五首》
李玉湛(1827—1887年)字福川，晚年自号“一笑先生”。清同治庚午科(1870年)举人。青壮年时期多在战时军营中生活，后在丽江雪山书院任山长，教学终身。李玉湛自幼聪慧，勤学好学，有“日记千言，下笔惊其侪辈”之称。虽晚年家境艰难，仍勤奋嗜学，常写诗抒怀。他死后，由剑川赵藩将其作品重新整理编定，取名《一笑先生诗文集》，原手抄本藏丽江县图书馆。其诗清新明丽，题材大多写景状物，抒发个人情怀，但后期的诗歌，调子沉郁。《墩汛竹枝词》是一组描写德钦藏族生活习俗的诗，从服饰、俗尚、人情等等都加以概括描绘。有特点，也有感情。原作10首，兹录5首赏析：

冠裳易履异寻常，皮草毡衣炫贝装。
呼啸一声人去也，山风吹送健儿郎。
女卸装束更奇新，檀树茄花艳绝伦。
百折毛裙长扫地，条条发辫赛惊人。
鹿筋熊掌豚豚蹄，庆酒堆花引满后。
更有佳名延寿果，甜咸酥酪总相宜。
人情厚处可多嘉，馈赠从来不吝赊。
通货享用循旧例，藏香藏佛藏红花。
日中为市走摩肩，交易何曾见一钱。
彼此有无物抵物，淳风尚是古皇前。

墩汛，即阿墩汛。汛，为清时军防分地。雍正六年设维西营，派把总1员领兵150名驻防阿墩。改营为协后，分左营、右营，阿墩为左营，称阿墩汛，兵员144名。

第一、二首分别写男女衣着装俗。男子的剽悍、女性的妩媚跃然纸上。第三首写当地饮食。

第四、五首写繁忙的商业贸易场景，赞扬当地藏民的淳朴、善良、好客、还有市场上摩肩擦踵的商人，品种繁多的土特产，店主与商客关系融洽(藏语称“牙用”，为双方合作经营分成互不欺诈的传统规矩。)……犹如绘就一幅茶马古道交易图。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不去附会民族歧视的浊流，以满腔的热情讴歌兄弟民族优秀的品行，这样的作品实属难得，这样的诗人值得称道。

注释：

①寫(xì)履：古鞋之称。
②脍(kuài)：将肉切细烹调。
③厄(zhǐ)：大酒杯。
④延寿果：一种藏地特产食品。
杨超群《阿墩见牡丹二首》
杨超群(1868—1923年)，字龙山，18岁即为“拔贡”，旋又中举副榜，才名特著。20岁进京应春试时，途中写下行诗130余首，写景、记事、怀古，处处联系自己的感想，认识颇有见解。在德钦任盐务委员4年，期间诗作更多。所著《亦锦囊诗草》一册，共收诗181首。《阿墩见牡丹二首》真切、细腻地描写了在高寒的边城喜见牡丹盛开的心情，以“雪作精神玉作花”为中心思想，联系其所任“政盐”，运用柳絮等典故吟诗寄兴，自然贴切。

①以上先辈，佳作今仍传世，让人百读不厌。民国时在德钦任行政委员的杨穆之(1871—1932年)青年时“举贡进京，朝考第一”而闻名，以才气豪迈、书法遒劲为当时学人所敬，可惜作品早已散佚，为德钦佛寺题写的匾额亦毁于文革劫难。惜乎！

参考书目：

①《钟华、杨世光主编：《纳西族文学史》
②赵银棠辑注：《纳西族诗选》